



老小孩

自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后,就变得沉默寡言了,走路也变成两脚踮着往前蹭,军人出身、一向行如风并且爱说爱笑的父亲不见了。母亲起初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但后来还是坚强面对。

自从父亲得了这个病,每天都要吃好几种药,这对于吃药从来不会直接往下咽,无论多么苦都要慢慢嚼着吃的父亲来说,无疑是一种折磨。一次,母亲在厨房洗碗,一抬头,就看见父亲正把嚼在嘴里的药偷偷吐进垃圾桶里,他说苦,不好吃,母亲哭笑不得,说哪有药嚼着吃是不苦的。从此,父亲每次吃药,母亲都要看着他吃,防止父亲偷偷吐药。有时一顿药要吃上一个多小时,很多时候母亲要拿了糖或蜂蜜哄着他吃,母亲说父亲现在就像个不懂事的老小孩。

父亲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就特别粘着母亲,有时,母亲出去买东西,他就会出去找,一出去就找不到回家的路,还得母亲再去把他找回来。

一次,父亲住院了,稍好点就闹着要

回家,陪床的大哥没办法,只好与母亲开了手机视频,见到母亲,在母亲的安慰下,父亲很快安静下来。谁知,夜里,他还是要偷偷跑回家,幸好被医护人员发现。

后来,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:不能下床了,吞咽功能下降了,一日三餐和吃药,只能躺仰着由母亲来喂。再后来,父亲不能咀嚼食物了,母亲就把食物搅碎做熟了喂父亲吃,但是父亲说不好吃。没办法,母亲只能嚼碎了喂,一嚼就是三年,这对于满口假牙、已经80多岁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艰难,但只要父亲吃,再难母亲也高兴。

很多次,我望着日渐衰老、消瘦的母亲没日没夜地照顾父亲,很是心疼。今天的父亲宛若孩提时代的我们。那时父亲在外当兵,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五人,还要照顾爷爷奶奶,很是辛苦。好不容易熬到孩子们都能自食其力了,母亲也该享清福了,谁知父亲又突然得了这样的病,母亲依然被拴在了家里,哪儿也动弹不得。

母亲经常在夜里睡不着时,抚摸着父亲的手说:“老头子,你要好好活着啊,好给我做个伴儿,你要是先走了,扔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!”起初父亲还会“嗯”一声,或者哼哼几声像小孩子一样和母亲撒个娇。后来,父亲似乎不怎么能说话了,只偶尔点点头。再后来,母亲无论再说什么,父亲都好像听不见了,没有了任何回应。

前些天,父亲再次出院回家。母亲很欣慰,说父亲又能陪伴她了。她每天变着样地喂父亲饭,从蛋白粉糊糊、小米稀粥,到面条、鸡蛋羹,直到父亲带着一脸满足走了。

母亲的老小孩走了,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地走了,母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几天的时间,银发脱落。至今,她仍固执地守着她和父亲的小院,不肯离开。

母亲的老小孩走了,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商量好了,要轮流回去陪伴她。因为父亲不在了,母亲就是我们的老小孩啊!

付景莉



老妈独居不孤独

我妈又在家搞重建,把耳房里的杂物都搬出,中间放了一张桌子,四张单人沙发,靠墙放了一张沙发床,还将书橱搬进了耳房,将家里的存书还有我的样刊样报都请进了耳房。耳房一角放了一台饮水机,一旁摆了一个小茶几,放置水果零食。

家里有客厅,再弄这么一间干吗?我妈说,不是客厅,是打牌室。

我妈原来不喜欢打牌,牌技也不行,最近半年来,在闺蜜们的影响下,居然爱上了打牌。这些老人们聚在一起边打边聊,打的不是牌,是寂寞。

村里好几个老年人打牌点,村委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有,但那里人多,我妈嫌乱。我妈说老去高大妈家打牌不太好,高大妈儿女不回家还好,若回家了,那么多人在人家客厅打牌,多有打扰。我妈参观了村里好几个家庭打牌点,都有这个弊端,于是就决定在自己家里专设一间打牌室,和客厅分开,互不影响。

我妈的打牌室收拾完毕,邀老友们来参观,正好那天我回家,见我妈和几位老友在打牌,宋阿姨则半躺在沙发床上看书。我回家后,我妈和我聊天,宋阿姨便接替我妈上了牌桌。

我悄悄逗我妈:“你们打牌赢钱吗?”我妈说:“我们纯属娱乐,又不是赌博。”

“那打牌有啥意思呀?”

我妈回:“活动手脑,消磨时光。”

我妈的心思我明白,我爸去世后,我妈不想和儿女一块儿住,一人独居乡下,种菜养花,每天活得也挺充实,但我家住的位置有点儿偏,邻居很少,我妈从去年开始恋群,每天吃完饭便骑着电三轮去找高大妈玩,高大妈住在村中,住户密集,老年人居多,大家凑一起打牌唠嗑。

人到老年,便成老顽童了。打牌话桑麻太单一了,我给妈妈置办了电子琴和点歌机,让我妈和老友们打牌累了,也弹弹唱唱娱乐一下。依我家的位置,还刚好吵不到邻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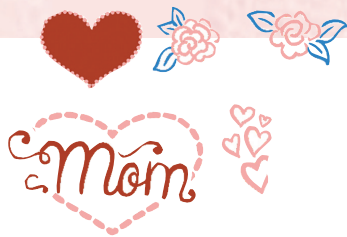
哥哥也支持我妈,每次回家都带一兜零食,让我妈和老友们分享。如今,我妈再也不用外出玩了,每天都有老人来我家玩,因为我家“打牌室”更专业,家里一天到头不断人。

最近回家,看到好几位大妈在帮我妈种菜,中午我妈招呼大家都留家吃饭。我妈真是变了,她年轻时喜欢清静,标准宅妈,现在不喜独处,喜欢热闹,爱交朋友。

我妈听我夸她,笑着说:“我又不喜欢和你们同住,自己住,你们又不放心,这下好了,把家里打造成半个老年活动中心,每天都有人来玩,既打发了孤独,相互之间还有照顾。”

抱团养老,独居但不独活,这种养老方式自己舒心,儿女放心。

马海霞



感恩岳母



在我成家的数十年中,家里之所以一切井然,我们的生活之所以没有焦头烂额过,岳母功不可没。

妻子在邻县医院上班,我在外地军营,幼小的女儿由岳母带管。岳母在街边摆了一个冷饮摊。遮阳伞下,岳母编儿歌,女儿在电话里学唱给我:“爸爸一个家,妈妈一个家,生下小叶子,住在外婆家”。女儿稚嫩的声音,穿过一根细细的电话线,成为异乡的最柔美的牵挂。

那段日子,岳母操持着大家庭里的炊烟袅袅,温馨着我们一家三口的短暂相聚。

跨越岁月的长河,我们步入了中年,岳父母的步履也渐渐蹒跚。体悟到我们天各一方、聚少离多,岳母给了我们数不清的关爱。每次一进家门,岳母总会拿出舍不得吃的一堆东西塞过

来。有好几次,东西都变味了,妻子忍不住埋怨:“你们不要什么都舍不得吃,瞧瞧,放坏了吧?”岳母也只是乐呵呵地说:“可惜了,可惜了!”

一次,我们快要离开时,岳母悄悄走到中间屋子,从冰箱冷冻抽屉里取出一个包装完好的食品袋说:“你们把豆包馍带上。”岳母的视力靠注射药物维持,下楼时腿也摔伤过,走路颤颤巍巍的。可她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,知道我喜欢吃红豆馍,竟一个人在厨房里摸索着,用高压锅闷好豆馅,然后发面、醒面、揉面,蒸好豆包馍,放凉后冻在冰箱里,等着我回去……

我在市区的房子里有暖气,曾接岳父母来过冬。一次岳母给我说:“我们过来住,让你们太破费了。”“马桶上的卫生纸,没几天一卷就没了,太浪费了,

城市里干啥都要钱,要节省点过日子。”暖气停后送岳父母回去后,才发现抽屉底层里,有一沓他们偷偷留下的钱。岳父的那一点微薄的退休金,还不够两位老人平时的药钱。他们攒点钱不容易,可当我们把钱送回去,岳母又偷偷塞回我们的包里。

每次我们返回几十公里外的小家后,一定要等到平安的音讯,岳母才安心。一次,半夜十一点多,我们正睡得迷迷糊糊,电话突然响了,话筒里传来岳母焦急的询问。原来,我们回来后忘记报平安了,此后倒是再也不敢忘了报平安这事儿。

岳母不善言辞,却把对我们的爱都藏进了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庆幸,身边有这么一位什么时候都“好用”、什么时候都默默关注着我们的岳母。武华民

